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六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六

(大陸外版・限中國大陸外發行)

編纂者
出版者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址 臺灣臺南縣柳營鄉八翁村九三之十號一樓

門市 臺灣臺南縣永康市復國一路四四三號

電話 八八六—六—六二二五二九五

傳真 八八六—六—六二二四五五六

郵撥 三一二八一三六一

出版證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省業字第肆伍號

版本記錄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本 四六・二五印張

一九九七年二月初版一刷

國際標準書號

ISBN 957-99433-2-X

印製者

香港泰來亨國際有限公司

發行人

黃舒眉

經部定價

美金壹萬伍仟陸佰圓

ISBN 957-99433-2-X



9 789579 943321

15600



US\$15600

經部第一六六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三經見聖編輯存二卷

〔明〕譚貞默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民國二十六年嘉興譚氏綠絲欄鈔行篋叢書本

一

四書經學考十卷補遺一卷續考六卷

〔明〕徐邦佐 陳鵬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一

四書讀六卷

〔明〕陳際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仁和黄氏刻文藻四種本

二二六

四書則不分卷

〔明〕桑拱陽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松風書院刻本

二九三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十六卷(一)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留耕堂刻本

五八五

三經見聖編輯存二卷

〔明〕譚貞默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民國二十六年嘉興譚

氏綠絲欄鈔行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經見聖

編一百八十卷》提要

遠未九世祖梁公諱貞默卿贈太僕寺卿昌言公長子字婦慶少曾中
副車以昭天破甲子登順天鄉試賢書崇禎元年戊辰成進士授工
部主事督理軍器寺差以勞瘁致疾歸於告老於書無訖不豫
家僮十五年杜門益著書暇亡後即盟忠宣公之聘洪文襄公主薦年
七十餘卒嘉郡稱文學宗工省曰明季太僕日韓外推公為主盟云氏
國初軍中人建高才祠於剡湖之濱祀歷代遺老公亦與祀

三經見聖編輯存卷上

嘉興譚貞默梁生著 喬孫新嘉志賢甫輯

見清平湖陸清獻公 附共 四書講義田勉錄

孝哉閔子騫章 譚梁生曰大全胡雲峯謂閔子後母蘆花事出自韓詩外傳今考韓詩外傳實未載此事而闕里志孔庭記諸書備載之

南容三復白圭章 譚梁生曰南容三復白圭正不廢免刑戮之原本也南容嘗從孔子同適周問禮於老子及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

見聖編輯存上

一 嘉興譚新嘉志

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實與聞之時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見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亦南容所聞三復白圭有由來也宋史云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

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悔懼謹默

顏淵死章 譚梁生曰顏路名字互異據家語名錄

音由字季路則名字竟與子路同矣史記名無錄字路索隱注錄音遙與咎繇之繇同音是也

又曰王肅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歲而卒是時孔子年六十一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是時孔子年六十九計其年當在顏

見聖編輯存上

二 嘉興譚新嘉志

後今魯論顏淵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非魯論誤則家語誤矣魯論或設事之詞默按孔子年譜諸書孔子六十三歲在陳蔡顏淵尚從也孔子六十四歲反魯六十九歲孔子之孫子思生子伯魚卒後數月顏淵亦卒顏路請車此其時也蓋顏淵少孔子三十七歲耳不然子在而豫設此不祥語豈人情哉顏淵先子路死四年先孔子歿五年

陸龍其按朱子論語序說反魯之年與此不同

門人欲厚葬之章 附譚梁生曰先儒謂顏子之死

家貧而厚葬以不稱其有無為不循理若然則其失亦未大夫子何責之痛也且家自葬則宜貧薄曰門人厚葬之則不關顏路矣與家貧何與故知夫子意不在貧也即富而有財豈遂當厚葬哉當日賻贈贈襚必不乏人無論衣衾棺槨之不美而慮有十分越禮之舉動夫子不欲厚葬之意為其僭非為其貧猶不欲門人為目之意也

閔子侍側章 譚梁生曰三子或和中有諍或直中有和而子路則純任剛從四子皆剛毅任道之器

見聖賢存上

三 嘉興府新嘉錄

門人不敬子路節 譚梁生曰子路德性有餘問學不足致廣大而未盡精微極高明而未能道中庸者也

非吾徒也節 譚梁生曰時哀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目多問國蒙幾作矣夫子導哀公以自律雖時康子以不二俾冉有宣力調護於其間匡救冉有固以匡救康子迨夫子沒康子卒哀公不旋踵而孫邾矣

是故惡夫佞者節 譚梁生曰夫子嘗惡子路以詐

此復惡以佞何詐佞偏在于路不在他人也信人諱非直人諱佞唯子路不詐故夫子偏以詐惡之子路不佞故夫子偏以佞惡之觸其大忌激其深悔而其意自阻彼世之詐人佞人面不赭背不汗即惡之何益夫子循循善誘亦何肯覲面稱惡以成扞格不入之勢哉夫子終不聞罵他弟子而獨往往高聲大罵子路如野哉由由之瑟不一而足子路聞罵則改所謂聞過則喜也

點爾何如節 譚梁生曰子問亦時點猶撫瑟而未

見聖賢存上

四 嘉興府新嘉錄

鼓也藉一堂之中三子言志點鼓瑟以間之其為僂言非禮孰甚焉則知曾點鼓瑟蓋亦辭畢而點始鼓也點爾何如蓋點瑟終而夫子始問也

均見
先進

以上
十條

請問其目節 譚梁生曰不敏請事則是足發不惰見進不見止之象是以其心三月不違仁也曾子一言則曰唯顏子九言則云然君子敬而無失節 譚梁生曰說理亦靡靡可聽若周公誅管蔡云何

又曰司馬牛憂懼之意多敬恭之意少敬恭憂懼似之而非子夏之言正言君子蓋敬恭者無惡於志不愧不作之君子也

又曰處牛之勢唯有去而已子夏之言非寬其憂也策其憂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計當持身避難也策其憂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計當持身避難也東禮異國是無兄弟而有兄弟也詰曰忠之將至思而弗憂則子夏導牛意也牛不能從至鬼之叛宋欲滅桓氏而始出奔不遑擇國而處其亦晚矣子張問明章 譚梁生謂假女謁芭苴醉飽燕樂之

見聖錄存上

五 卷四 齊新嘉編

利以行其諧諧安得不行指攘名奪位嫁禍陰賊之害以行其懇懇安得不行蓋兩者從己利害起見非從人利害起見人之利害可視為隔膜己之利害必急於燃眉此語浸潤膚受則未切以

何以文為節 譚梁生曰質勝文則野勝文且不可

況去文乎子成不特文勝質而直欲去文存質是不特為野人之說而直為異端非禮非樂之說也盡徹乎節 譚梁生以朱子合作均分之說為誤謂古今公私情事不甚相遠所謂一夫受田百畝受

而耕非受而食也所食者百畝之餘故僅足八口也猶今之佃戶此說大可駭異

百姓足節 譚梁生曰大夫陪目之足百姓所以不足在官則不在民也百姓之不足君用所以不足在私則不在公也

君君且臣章 譚梁生謂自晏嬰沮尼谿之封孔子接漸而行反於魯時年四十二是歲昭公薨定公立孔子自此用魯後去魯周流列國不復更入齊境矣是知景公問政在昭公之世也是時弑莊公

見聖錄存上

五 卷四 齊新嘉編

者崔杼也滅崔氏者慶封也圍逐慶氏者樂高陳鮑也孔子之對不專在去陳氏追陳乞子恆弑簡公去孔子對景公問時且三十年所矣

是聞也節 譚梁生曰是聞也非達也如謂問行與

干祿是截然兩義也問行則是干祿則非也達者不求人之有譽獨求己之無咎聞者反是

樊遲退節 譚梁生曰見字一經電切視也一形句

切顯也露也俗作現現字義屬物見屬人同韻相見之見本如字讀集註每一處兩音如儀封人前

後音現中音見此章見子夏音建見於夫子音見

以上十一條
均見類訓

誦詩三百章

譚梁生曰此夫子自衛反魯則詩時

語也所以深誘人學詩也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

去其重取其可施禮義者凡三百五篇處當時後

世學者之見少而不潛心於誦學也故云然蓋謂

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

達政專對所必由也誦之有用則此三百篇足矣

誦之而無益雖多亦安用哉深明三百篇正達政

見聖編卷上

專對所必需勿求多於三百篇之外勿徒誦於三

百篇之中多者指未刪之三千篇而言也

一言而喪邦兩節 譚梁生曰此夫子用魯為司寇

攝相時承定公之問而從容論道責難陳善閑邪

之語也

父為子隱節

譚引吳志徐衆云蒼桎洗一作娶妻

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與直躬

一例

居處恭章

譚梁生曰鄉黨所記多恭敬忠之事

又曰春秋時夷狄中國尚間錯而處如戎狄之鄰

周雖徐之鄰魯萊牟之鄰齊以至秦楚吳越皆夷

狄也有禮義有天王則謂之中國無禮義無天王

則謂之夷狄凡出疆越境未有不往來於中國夷

狄之間者若夫子之周流轍環有今日中國明日

夷狄者矣故曰夷狄之有君子欲居九夷皆實語

實事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亦然

行已有耻節 譚梁生謂說者見由賜一輩問答之

言知夫子救其失而不知夫子長其善

見聖編卷上

敢問其次節 譚梁生謂宗謂大宗小宗族謂九族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譚梁生曰與者可與共學可

與道道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與也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譚梁生曰世豈無一種易

事易說模稜無主之人亦豈無一種難事難說嬌

尚不情之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小唯此君子小

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大故夫子相提而切論之

以上九條
均見子路

三經見聖編輯存卷

嘉興譚貞默梁生者 裔孫新嘉志賢甫輯

見清平湖陸清獻公 龍其四書講義續困勉錄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譚梁生曰此章孔子自序

一生年譜節節可按年歲復歷明其言去夢真不

遠蓋作春秋後語也嬉戲陳俎豆即是志學不待

十五十五以往問禮問官即是博學無方之學三

十以往從昭公出亡留齊七年不仕齊魯此立之

大節四十以往儒道修明不惑於老楊晏墨見行

見聖編輯存下

可仕不惑於季平陽貨此不惑之大節五十以往

當學易之年攝相用魯魯國大治女樂去魯席不

暇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畢聚十年之間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知天命之大節六十以往自

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詩三百篇皆絃歌

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耳順之大節七十以往

九月而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比從心不踰矩之

大節

由誨女知之乎章 譚梁生曰子路聞斯行之好勇

而果夫子患其有不明而行之事此言只是告以

不知闕如勿欺而犯之義

以上為政二條

定公問君使臣章 譚梁生曰孔子對定公問在司

寇攝相用魯之日當昭公平子君不君臣不臣之

後告君以昭公為鑒臣以平子為鑒

以上八條

唯仁者能好人章 譚梁生曰唯仁者對強仁小人

而言非對不仁者而言

德不孤章 譚梁生曰凡可孤而德不孤凡鄰不必

有而德之鄰必有

以上二條

見聖編輯存下

已矣乎章 譚梁生曰顏子不貳過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聖門實難其人夫子此歎蓋顏路請車

季路結纓以後語

以上公治長一條

雍也可使南面章 譚梁生曰仲弓可使南面德行

實政事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譚梁生曰閔子在季桓

子時嘗為費宰見家語是未墮費前事此季康子

時復使為費宰是夫子自衛反魯後事

仁者雖告之曰章 譚梁生曰宰我為臨淄大夫欲

盡逐田氏謂禍不旋踵之地有忠君利社稷之仁

在如井有人之象甘心從之故微商於孔子孔子

知其意故厲聲怪拒曰何為其然也

奢則不孫章 譚梁生曰此章是論禮外之奢儉故

前有禮字此無禮字含禮論俗又奢儉之濫觴也

君子坦蕩蕩章 譚梁生曰長戚戚非樂天知命之

君子亦非般樂怠傲之小人凡慍見憂懼皆所未

免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譚梁生曰泰伯繒太

王

王之緒當康辛庚丁武乙之時得百里之地而君

之寶能朝諸侯有天下視君吳更易三讓商王非

讓周伯也

以能問於不能章 譚梁生曰全是大舜好問好察

舍己從人烝然又不格姦意 又曰此章是曾子

為顏淵作贊下章是為子路作贊曰君子人下贊

召忽荀仇輩則過上贊伊周則不及子路曾子所

畏此是贊畏友之辭子思作中庸以子路次顏子

明是師承

禹吾無閒然矣章 譚梁生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

兩句足了菲飲食三句之義

衣敝緼袍章 譚梁生曰此章記於數十年之後追

憶數十年之前夫子教子路語顏末合識以明夫

子之善誘子路之深造何用不臧語在入門時夫

子將進之升堂何足以臧語在升堂時夫子將進

之入室相去年遠觀終身字可見

季氏富於周公章 譚梁生曰聚斂附益即是用田

賦事

顏淵問仁章 譚梁生曰顏冉請事九字只是曾子

一唯字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譚梁生曰在陳絕糧有兩

事此是厄於無上下之交非陳蔡大夫兵圍之事

兩事相去三年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譚梁生曰學識是

夫子文章一貫是夫子性天

直哉史魚章 譚梁生曰意在此類揄揚不在品陟

高下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譚梁生曰此與中人以上

章互相發明 以上衛靈公四條

季氏將伐顓臾章 譚梁生曰季氏是季康子時孔

子幣迎反魯與聞國政冉有子路為季氏宰以伐

顓臾問孔子是康子訪田賦故事孔子感激動人

心於是顓臾得止伐不見春秋經傳

益者三友章 譚梁生曰夫子所論友乃是切偲輔

仁之友非世俗妄庸之友使辟善柔使佞只與直

諒多聞友不是醜惡敗類若然豈止損

見聖編輯存下

見善如不及章 譚梁生曰此章與逸民章語意小

異大同 以上李氏三條

陽貨欲見孔子章 譚梁生曰此在定公初立季平

子強偕陽虎專政孔子自齊反魯退脩詩書禮樂

教授弟子不仕平子時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譚梁生曰宰我知足知聖善

為說辭短喪之間得罪名教非小是豈無為而言

時魯衛行三年喪齊不行三年喪宰我為臨淄大

問

君子尚勇乎章 譚梁生曰此與六言六蔽章莊子

路初見夫子時語此章又先之家語文甚明由瑟

章是子路升堂究竟語

君子亦有惡乎章 譚梁生曰夫子所惡者敗常亂

俗之人子貢所惡者欺世盜名之人 以上陽貨四條

齊人歸女樂章 譚梁生曰季桓子初困於陽虎侍

孔子之意甚殷及三都既墮倚孔子之意寢衰故

女樂之歸齊得而問之 以上林一

見聖編輯存下

鄒與魯閔章 譚梁生曰仁政作力行穆公不能行

仁政不在暴而在慢即倉廩一事直徵其慢孟子

之齊往來道鄒而無意乎用穆公者以此 以上梁惠王一條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譚梁生曰北宮黝是荊軻弄

政一流孟施舍是蘭相如毛遂一流孟子先後同

時多此習氣 以上公孫五一條

滕文公問為國章 譚梁生曰疆為善力行公田經

界也力行公田以許行陳相之言徵之孟子殳後

二十餘年膝至公丘始亡於秦孔子當三桓而魯
不為齊晉孟子當七雄而膝不為齊楚此見聖賢
之蓋人國 又曰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者非夏
后氏一畝滄溝洫殷人又一畝滄溝洫周人又一
畝滄溝洫於地道水脉代有紛更也 又曰學校
未設人倫未明而井地可光明之小民未親而井
地可先親之 以上三條 滕文公三條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譚梁生曰孔子亦獵較非孔
子身在田獵角逐中謂孔子為來田時職其事而

見聖賢存下

七 嘉興譚新嘉

不禁革其俗

一鄉之善士章 譚梁生曰萬章篇所與論列皆千
古隱顯莫大遺事是以末後特與言誦詩讀書論
世尚友此一篇之後小序也 以上萬章二條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譚梁生曰鴻為大鳥鵠為
小鳥大小恍惚將至乃見二心 以上告子一條
君子有三樂章 譚梁生曰王天下謂名世非謂王
者 以上盡心一條

此書經義考作四書見經編一百二卷四庫指目作三經見經編一百一十卷
余疑此書開族高祖雲波公言清道咸同吳內海內尚有藏本自洪
楊兵燹後未聞有見過者余於光緒中修家譜時獲見楊友詩存
附刻見經編自以畢生精力老於此書去年偏梓先出遺書總目如
日中月開上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有三經見經編一百一十卷
春官治二年刊七十二冊雅卷性治部日音字從指手異時仿從治外
錄刻謂錄條刻遂列兩出後日旋於陸隴其註者已後四書義
因錄中輯獲所引見經編七十餘條雅部二卷名曰輯指不遇於什
一於叶陌耳且公之書雖以章句為要然與程朱抵牾處不少如
四庫稱其可謂敢為異說者矣此七十餘條子消歎公欽心必其不抵牾
於程朱可矣也若以全書而論尤非公精心歎列憲耳中華民國二十
年春分前日南孫新嘉也聞前故跋覽

三經見聖編一百八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別號埽菴嘉興人崇禎
戊辰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前有自序結銜
稱勅掌國子監整理祭器書籍等務而不言祭酒
明史職官志亦無此稱蓋明人杜撰之文也其序
謂六經無非孔經而論語爲著子思子之書今名
中庸大學者實一中庸統稱孔經編孟子七篇則
曰孟經編又言論語子夏述也中庸子思繼論語
而作也大學卽中庸之後小半也孟子繼中庸而
作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接論語知命章明
是釋詁論語讀子懷明德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不膠自連讀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而孟子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不呼自應今之所謂四書實三
書也云云說殊穿鑿至其詮釋支離類皆因言求
事如以論語孝弟章爲有子譏刺三家巧言章爲
孔子評論老聃皆率其胸臆務與程朱牴牾可謂
敢爲異說者矣卷中或稱默按或自稱譚子體例
亦叢雜不一云

四書經學考十卷補遺一卷

續考六卷

〔明〕徐邦佐 陳鵬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經學

考十卷補遺一卷續考六卷》

提要

四書經學考序

立言家捫三寸不律衙官

屈宋奴隸風騷意不可一

世者豈不謂句字落紙便

與河洛吐瑞謨誥同風經

經學考 序一

曲袞鉞披之王國直堪載

賡載詠乎然學人士治一

家言者魯鄒之外崑攻一

經他便帖括薰心日不暇

給猶且引古人以解嘲曰

論語即六經之菁華此言殆非欺我且善易者并不言易善六經者又何事言六經乎哉噫此語一出何怪陽明先生有詰以來歷

經學考

序二

却自茫然之歎耶吾友徐孟超氏窮經好古人也呶呶之暇集魯鄒之待徵者漱以六經之芳潤反博以約滙賸於簡令覽之者真

如五河之吐流源泉如一且更參訂周考人以世論物以器辨俾一開卷而犁然雜陳莫不朗然於心目之間矣方今

經學考

序三

聖明畱心講席使其踵光武正旦之美讀此書者人々可奪席五十重解經不窮何必戴侍中哉以是書而當立言要言不煩超超玄

著真不媿立言之旨矣剖

劄告成書此以志竒文共

賞之意時

崇禎元年戊辰菊月

武林趙林翹梓木父題

經學考

序四



四書經學考自序

六經其天地乎四書其日月乎

懸象著明烺朝炳夕剖百代之

幽陰開八荒之長夜日月尚矣

若夫流化元命吞吐精芟郛廓

周通噓納衆理則天地舉焉天

經學考

自序

地不得日月無所測其高深日

月不得天地無所麗其熠燿或

表或裏或緯或經經之於書猶

木之於本水之於源軀殼之於

腑臟草木波濤之於山川羽毛

鱗甲之於鳥獸蟲魚可分爲六